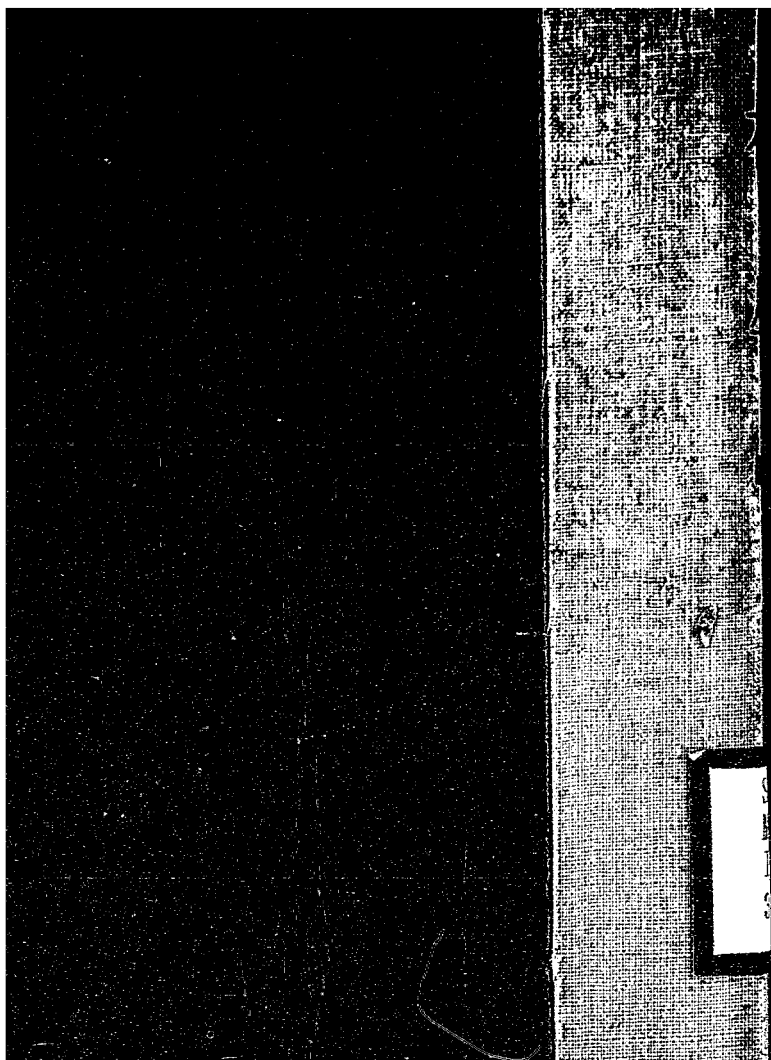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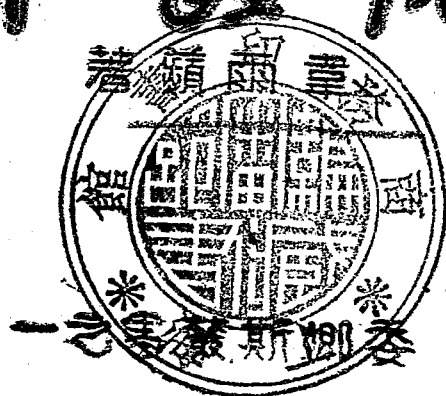






花 藝 中



MG
I246.57
347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花叢中

——章雨蘋著——



3 2173 9871 2

上海
青春出版社印行
一八九三

委娜斯之委娜斯和邱辟特

委娜斯 (Venus) 是周比特同水氣的女神狄恩 (Dione) 戀愛所生的一個女兒，她是一個司戀愛，美麗，歡笑和結婚的女神。她有很多的從者：有四個美麗的荷萊 (Hore) (即四季) 她們是周比特與正直之女神底美斯所生的產兒；又有二位仁慈 (Ch rites) 的女神，她們是周比特與優麗農 (Eurgnome) 所生的女兒；還有「愛的欲望」之神喜美洛斯 (Himerus)，「愛的協和」之神波助斯 (Pathos)，「愛的柔語」之神修特拉 (Sdadela)，及結婚之神喜曼 (Hymen)

所以，我們可知道了，在委娜斯所領管的宇宙中的一切的東西，事情，都是美麗的，歡笑的；生存在委娜斯的溫柔撫慰，歡顏微笑中的人們，也都是幸福的，快樂的。——夠了！我們所以敢胆大的把這偉大的女神的名字委娜斯，來命名於這部叢書，也就是因了這意思啊！

委娜斯她的第二個兒子叫個邱辟特（Cupid），成爲司愛之神。他沒有長大，始終是個生着兩小翼的小嬰孩，帶着愛淘氣的癖，常在外面浪遊，遇到他高興時，便把手中執着的箭，射中在一對男女的心中，被射的人，就在心中相互生有愛芽情苗，然後再由委娜斯去管理他們。這樣，邱辟特，到他母親的

先鋒了！

因此我們就借用這故事，在讀者還沒有詳細看見內容的時候，可以先閱讀這邱辟特之箭，對於全書便可細略的知道了！

——青春出版社——

委 娜 斯 叢 書

邱辟特 Cupid 之箭

誰都會承認的，我想，師生之愛是極偉大的。

給一個不得已的情狀造成了先生和學生的傷心的慘別；慘別後的先生在幾星期以內又找到了他的愛人了，歡樂代替了他的傷心。這是愛的初期的變化。

第二個愛人已有舊愛的消息傳進了他的耳朵裏後，他失望了，他在戀憶他從前的戀人——學生——。這是愛的第二期的變化。

醫院中他發見了他的學生了，她還是病着，她的病自從離

別起一直到如今。他傷心了，他後悔了，可是時間已經晚了。
她死了。

？

愛儘是一期一期在變化，年華已老的人們，你們的青春呢

青春出版社 一八，七．一五，

花

叢

中

花叢中

韋雨蘋作

『照這般的情形進行下去，我真的要不容易去計算所有的「她」們的總數了！』

的確，叔良他是有說這種驕傲而欣喜的話的可能。一個青年的男子有了這種事情使他去做，誰都是要歡喜的，何況叔良又是個所謂「偶像風流」的人物。他進了LD中學不過是五月，已有許多的女友；和他有交誼的不過三個，至于比較親近些，以及在仰慕他的，就是叔良自己也不能去知道有若干。

叔良是在高中二的下學期進LD的。——這LD是一個男

女同學的學校；這裏面的年輕的姑娘們，她們的頭髮都是鬆鬆或光亮的；身上却多數是緊貼在肉上，可以現出高突的胸部和臀部的短小的旗袍，花紋是特異，顏色是鮮豔；足上裝飾着長的絲襪，漂亮的革履。——總之，圍裹在她們全肉體很顯露的曲線外面的是華麗，奢侈，繁富，高貴的東西，表示她們是有——一個放浪的行爲，不羈的性情，和思想是解脫，環境是自由。

——叔良的進LD，是否爲了這緣由，也可以不言而喻了。

叔良，他雖是個花叢中的蚊蠅，可是他的學問也與他交接女友的手段是成正比的；他的所以會有這許多女友，的確這個也是他最有力的幫助者。

今天是一個星期日，他睡在牀上，吸着紙烟，吐出的烟霧中，他的各個女友的面貌；以及和他親嬭相愛的情狀，都在朦朧的使他欣賞，他所以很高興和傲慢地，讚美他自己的能爲。

在叔良進了LD剛一月——照LD校內的規定，是在每月舉行同樂會一次，這次當然並不例外；叔良的一級，預備加入一節名叫她的降臨的戀愛劇；叔良他很富于表現的天才，並且他已在別處嘗試過多次，所以在這一劇中他便被公舉了飾主角。

叔良雖不過到了LD一個月，但全校知道有他這個人的

數，在十位上已是不能書寫的了；尤其是他的女同學們；這的確是一個神祕的事情！如果把觀察點換到了叔良那方面，他實在也同女同學們的認識他一樣的把女同學們統都認識了！女同學雖「完全」在他的認識中，但他所將「愛」去縈繞的祇有名叫萃瑀的一人，她是在全校女性中的地位 and 叔良在男性中，照全校同學心目內是無分軒輊。她是個絕對大方的人，也可以說是絕不顧忌一切的人。叔良對她的仰求，她在暗中已是很瞭然；但她以為輕易的便去愛一個男子，在沒知道這男子的一切，祇是得了這男子一些愛的表示時，是女子的不光榮事，所以她仍用普通同學的態度去待視叔良；叔良却絕不因此而頹喪他的去進

去追求。

這次「她」的降臨的「她」，便是萃瑀所飾。——叔良在聽得了這消息，他便自信他是被愛神所優視了，幸福也已把他洗滌去了過去的失敗，讓勝利來佔領他的全體。因為他憑着直覺去想……『萃瑀她已知道了我是飾男角的，但她很愿意去擔任飾這男角的戀人，那末，她非傾心于我，是不會允許答應的。……叔良他把萃瑀，性質本是磊落大方的一條，被欣喜來遮掩；他因此並不思索地在同樂會開幕的前二天，把他心中的積愆，由筆尖而通達到紙上，竭力的描寫，使它——情愆——增加了纏綿懇摯的程度。——叔良在信上雖是不免故甚其辭，但他的

確也是個多情的人。

女士『宇宙間的人，祇要有生命，這人便是活的』，我却很空空不承認，這話是可靠的；我以爲人除了生命外，另有一種抽象的物質存在。我們要知道這人是生的活的，或者已成了死屍，我們祇要看看他把那種抽象的物質有沒有發洩或應用過。如果他雖有生命而未流放或使用過那種東西，那末，這人仍是個死的。——這物質，我可以給它一個名字「愛」。——女士，不知對於我這理論以爲怎樣？

我很愿意我活着，同時我又惱喪我少了活的條件；雖有生命！——不知女士，……也感到這缺乏嗎？

我先前就想，我的生存是不會十分的乖戾的，的確，我現在已找到了一個，她能使我做個「真實」的「活」人的人；我將對這人有要求，女士，你想她能夠答應嗎？——質直的講，女士說了答應，那人便也會得允許的。因為女士與那人是有最高的密切的關係；這密切，是沒有復能超出于它的。

幸福的多少也是隨着活的有無而定的。女士，我要有幸福，我要真實的去活，請允許我有幸福，允應我做個「真實」的「活」人吧！

這是萃瑤所得到的叔良的信的一個中段。

叔良寫信後的一天的日光，已佈徧了大地，在叔良的眼中什麼都有綽約的淺笑，在飛舞進他的意識裏。這是很含有祝賀的色彩，他想。——我是有愛人的希望了！他高聲的唱着凱旋之歌；但聽聞得的，祇是他自己一個。

上課時，叔良留心着萃瑀嫵媚的後形，已被教室門掩蔽，他便也隨後的進去。他想他是能夠得到萃瑀輕盈的一個笑靨，或是一個色彩豔麗的信封的；可是，萃瑀祇給予了他一個不重大約默視，而且又短促得使成了一瞥。以後便什麼都虛無！

他想萃瑀，一定是恐怕「爲外人知」，所以她這樣似乎漠然無關。他便很忍耐的等着。有一封充滿了濃厚的情話的信的夢

想，使他忘記了不安，拋棄了無聊，覺得了四周繞着金黃色的喜悅！

從朦朧的晨曦，到炫人的光高撒播滿人間，更到夜神帶來的昏晦洒放，再至溫柔的夢網覆蓋了一切人的知覺。在這樣的循環到兩次時，時間便是過去了兩天。時間是又使人多增兩天的生活，但萃瑀却一些也沒有能使叔良企望的飢渴飽潤的東西賜錫，無論是一次脈脈睨睨的睨睨。這正如一個伶人特別賣力的唱做，想獲得一個全體觀眾的叫好聲，但觀眾却一無聲息的望着他，甚而還有人在不負責任的笑說這做戲的像一隻狗般在狂吠亂跳。這是多麼能使這伶人感到失意的事啊！叔良現在的

難堪懨懨，也已埋瘞在那失望的伶人的狀態中去！

叔良雖是覺得懊惱不樂，但他的確有一個思想在他腦中是未曾出現過：「她既然這樣的無情，那便另去尋找個女人好了！」這樣，他絕對沒有想到過。這可使人們不得不佩服叔良對于女人的追求的毅力！——他是仍不竭地想要去愛萃瑤。

彩色豔麗的紙兒，飄舞在明皓的電光下；嘈喧的人語，在排坐着的人們的歡喜的喉間噴出；不論漂亮的西裝少年，或是華服的妙齡女郎。——在他們和她們的面前，精緻的佈製着一個劇檯，上面站滿了以爲在檯上是光榮的「這種人：般移椅桌，黏貼紙兒，高聲的呼喊喚罵檯下的同學，嬉戲的拉着打着檯

上的友伴，亂走着，狂笑着……他們的心目中，都把劇檯作了「神之國」，到過了，便是榮耀了，便能驕慢了。——時間未有多少過去，地上的各種果皮紙屑，已從唇邊拋捨得很厚了！——開幕了！LD中學的同樂會！

幽幽渺茫，柔揚輕飛的Violin聲和溶着流轉清高，嚶嚶的歌音；激昂活潑，低沉緩滯的鋼琴合奏；一動一話，在在足以啓發人笑聲的滑稽談諧的單人劇；清和圓轉的國樂；婀娜蹁躑，餘音嫋嫋的歌舞；變幻離奇的魔術；……一切，都映入了人們的眼膜而消逝。戀愛劇她的降臨，也在人聲的由嘩而寂中徐徐的布幕在開展了！費了兩星期練習的結晶，因此，加增了觀

衆爭望的炎猛。

一霎那，一霎那的過去，最後一幕也已呈獻在眼前。

這正是在一個嬌媚的春日的一間几淨窗明的臥房中；謝慧雲——

——萃瑀飾——臉上微泛出一個欲笑還止的慚色，因為她的身旁

的程鵬飛——叔良飾——正把她輕抱着同坐在一座沙發中，向

她彈出他心琴上的情愛之曲。室中的空氣流動得很舒緩，它是

恐怕衝破了一雙情侶的甜蜜；不但是它，就是檯上精巧的時鐘

，也喜得「滴滴」得很啞弱，似乎在竊聆他倆的言語。

鵬飛和慧雲兩人的情途，本是築在祕密中的，今日他倆纔

直接的能聽聞得各個對方的「愛之聲」明晰地流射。

「慧雲，自從我見了你面後，在從前；我是多麼的熱烈我的希冀！我知道，我心身的管理者，就祇有你！——所以，我向你不止已的追求着，自從有一天，我鼓足了我全部的勇氣給了一封信你後，我整個的理想都是用欣喜披被；但是，我興了多時的幻夢，統給你的不表示所消毀，片面終久成了片面！理想終久成了理想！——這件事，我們如果願意去仔細地計算，已經是同現在有半年的距離了！見到了現在的我們，我真該愈相信「悲苦是歡樂的引導者」的一句話了！」鵬飛緊抱着慧雲。

『是的，鵬飛，我接到了你那信後，並未覆你，不知你在

沒接到我回信的悵惘中，對於我是怎樣一個思想？你以爲我定無情嗎？你以爲我是個不中了解愛的人嗎？還是以爲我是傲慢的不愛你呢？如果你這樣想的，那便是你曾誤會人家的意思過的！因爲我是在精密地參酌，我應當怎樣的來愛你，量度使你如何的更愛我這兩件事。現在，我的心已交付到你的心腔中和你的心爲伴了，如果我以前的確是似你所思的在進行着，那末，所以會有今日的緣由，又是什麼呢？——鵬哥，你是在第一次見我時，是已經想愛我了！同時，鵬，我也可坦直的說，你把你的形像初次被我見到時，你使我立刻就受了一個激刺；也就是你使我柔

嫩未放的情愛之苗突的一震！」聲音在慧雲的唇邊漸漸的低沉，到最後連臉也羞紅了！

這幾句，僅僅祇要這幾句，在裏面已通過了一個巨大的隔膜，作了一次宏偉的過渡；率直的講，就是平坦了叔良和萃瑤兩人的情愛之途，鵬飛慧雲倆的言語，代替了叔良和萃瑤兩人的情感所須要的。——吻了！玄虛的，真實的，統都吻了！

隨着人們興趣的減滅而完終了同樂會。

過去未有幾天，叔良和萃瑤，同在愛神所按撫的娟妍的生活中過他們情人的生活了！

下午散了課，自然的，教室中喧嘈的空氣，都被學生們帶去而散佈在各處；教室中便有寥寂的意味來充塞，叔良便利用了這緣故，約萃瑤在教室中密談。這時教室中的寂寥的密間又被喜悅佔據了一部分。並且還有微笑或羞紅的臉的幻象在飛舞；正拋擲着的明澈或妖媚的眼波的虛影在跳踉。——這裏所有祇是甜！苦，澀，酸，辣，都不存在。

正在叔良使萃瑤覺得有一個熱而濕潤的東西在接近她的唇邊的時候，突然教室的門啓展了，送進一個校役笑着的面龐和一聲：『田小姐，你原來在這裏，我什麼地方都找到了！外面有一位姓莫的小姐在找呢！』在這末句的「呢」是也消滅後，校

役也跟着退出！但他倆的臉袋，也因了校役的笑而耀出紅色。

「莫——是誰呢？我沒聽你講過有這朋友呀！」

「並非我的朋友，是我的寄妹！不知她今天怎樣會得來找我的？請略等回兒，我去望她！」萃瑀匆匆的往外走。

叔良也立刻在萃瑀去後，走到外面，他是被「小姐」「寄妹」的幾個字在指使着，令他不能主持自己的理智了！

他有意慢慢的在會客門前走過，望到裏面，除了看見他而給了他一笑的萃瑀外，另一個女子在萃瑀旁坐着，他並不思索的知道另一個她，就是萃瑀的姓莫的寄妹了！

祇不過走過時的短促的一瞥，已經有使叔良感到不能滿足

他的欲望而往復走了三四次纔回去的可能。但他雖是在歸返了，然而他還是有可用「一步一回頭」來描寫的狀態。他想LD校中的女同學裏，爲什麼沒有一個她呢？這恐怕也是他的命運在支配的嗎？不然，她的滑潤的紅唇，柔軟尖纖白淨的手，都有被他所有的希望的！不一定要她微突的胸前，扭動的腰下，……呀！——萃瑀是一枝娉婷嫵然的仙葩，她却是一隻在花間翩翩輕舞的蝴蝶，雖然花和蝶是同樣的姣嫵，但蝶到底是種活潑而有生命的東西啊！叔良，實在有些不忍離她而去。

在晚飯過後，叔良和萃瑀在會客中談着日間未盡的言語。

「萃瑀，日間來的你的寄妹，她叫甚名字？是在那裏讀書

的？爲何不同你一起到LD來呢？」叔良不能再待急急的問了！

萃瑀聽了他的問話，突然記起了日間的事，很憤怒的說：『她難道已在你記憶上鑄上了個不能泯滅的印象了嗎？的確的，你在會客室前來去不停的意思，我揣測得不錯。

——講什麼在宇宙間我所想給予愛的人，祇是你一個，哼！欺騙！』

『呀！萃瑀，你別錯誤了我！我屢次在會客室前來往，實在是不忍片刻的不見你呀！』叔良裝着驚異地講：『至于她的名字，以及關於她的一切，我也不過是隨意地問

問罷了，我是並非一定要有相當的代價獲得的。——萃瑀我自信並沒欺騙你，請了解！』其實他還在欺騙着，——另一個「她」的容貌還是浮漾在他面前。

『……』萃瑀靜默了好久，纔慚愧的望着叔良說：『你實在的思想是如何，我不能確實的知道，但嫌疑是要在你的舉動和說話上請你接受的了！』她笑了！『我真料不到她今天會來的！——我明天起要請假兩天了。』

『呀！萃瑀，有什麼事情須要你請假呢？』問得很急。

『因為她的哥哥要結婚了！——她嫂子真好，是她的同學，和她同在AK女校的；和我也是原來認識的』。

『那末，你已經對我說明了，你的寄妹是在A K女校讀書的。』叔良如同獲得了一個寶藏般得意地笑着。『那是你應當要去的，兩方面都同你有關係』拍着萃瑀的背，很輕微地。

『給你知道她了，又怎樣呢？祇要你把自己對我說的話看得重一些！』萃瑀悔恨自己的大意，而遷怒于叔良『就是她的名字對你講了，又有何妨呢！——她是叫智蝶』她賭氣地把背上叔良的手拉開去。

『她叫智蝶嗎？——呀！正恰。』他垂下頭去問坐着的萃瑀。

『什麼？你已知道了嗎？——我不知「正恰」是什麼解釋！』
這話是含有驚，怒，惱，悲，疑，等許多亂雜的意味來化
成的！

『唉！萃瑀，你爲何都是這樣，不仔細地去思索後再講。
一聽得人家的話，便要緊地爆發自己的意見。——我的意
思是：你像枝美麗的花朵，智蝶是隻留連在你這花旁的蛺
蝶；如果花在色香蜜三者都是未得造物者賜錫，那末，這
花能有蝶來眷戀嗎？……』叔良見萃瑀和溫之暉，柔媚
之風，已很明晰地在她臉上映，拂，他便緩止心的顫簸，
知道他的欺騙又成功了！

『萃瑤你請了兩天假，一定就來的嗎？』

『是的，決不會使你恐慌的等候。我也是不希望我有片刻和你相別的時間來給我的！』兩人的手在緊握。『去罷！時候有太晚的恐怖了！』她站了起來，向着門外走。

『萃瑤，在我們相聚時我希望你要多和我談一會。又有兩天的別離苦味要使我去嚐了！』他力大的抱她回至裏面。

『不，不能！——這樣吧，我給你一個……好嗎？』她把鮮紅的唇向叔良一尖。『來！……別急！』

萃瑤的左手在叔良的右腋下穿過，右手在他左肩上挽着，如此地把兩個唇吸在一起；兩個在他倆感得甘甜的熱滑的舌，

很靈活地在各個對方差不多麻木了的口中出進，原狀復了！分別了！

A K女校，誰不知這是個狂浪之氣充溢了的學校！叔良在萃瑀去後的一天的下午這般想。智蝶大約也是正在想把她韜柔的情愛是網，去籠罩一個青年？反過說，她或者已也願「破」這樣做？是的，他又想，他的女友中是不應當沒有她，他一定非也去愛智蝶是不可的；雖然萃瑀已經是他愛的人了！他同時也知道萃瑀得悉這事後是一定會有嫉妒的波浪在她心海裏洶湧的——一個女人是祇希望她愛人的「愛」，由她一個人去享受；

不滿意的苗，是很容易在她愛人去愛另一個女人後蓬勃地盛茂生長。萃瑀是個女人，那末，她自然也會有上面兩種現象使他看見發生的；但是他仍很想寫一封求愛的信去給智蝶；所以他在萃瑀請假的兩天中，祇在計劃如何地去構成給智蝶的一封信，並不看不見萃瑀的不安定使他去担負——其實他那天晚上在會客室中和萃瑀分別後，就未曾想到萃瑀和他兩天的別離，同他有何關係。因為他想，和一個戀人祇有一霎那的不見，但却得了一個可愛的女人的名字，這實在是一件值得去遇到的事；何況還可以有個更美妙一些的希望呢！——叔良在如此地想，却不可以就說他不愛萃瑀，或者是說他愛萃瑀的熱誠，已有

一部分是被剖開來，而將要去給智蝶。他是仍舊用全個的忱悃去愛萃瑀。他想他是因為愛萃瑀而將「愛」給萃瑀，當然他也能因愛智蝶而把「愛」給智蝶。最偉大的是「愛」，它是不會遇到枯竭的一天的，叔良有十分的「情愛」去使萃瑀收受，餘下的一「情愛」中，他自然還能取十分來愛智蝶；所以叔良的愛智蝶對於萃瑀是無損的。——返過來說，智蝶也決不會因叔良正愛着萃瑀同時愛她，而使她有不利。

早晨！在萃瑀回校後的一天。這是個爲春所有的一個早晨。天上紅或藍色的燦爛的雲霞，勻和的平鋪着。在金色眩目的

東方太空中的白雲裏，正送獻出一個朝陽。披着和平嚴壯之光的外衣，駕着他用四匹馬拉曳的車子在出巡了！叔良同着萃瑛，就在這時散步在這靜穆清淳的氣氛中，藏有這環境的是一個小巧精緻的LD校中的校園。一條虎皮色的小石塊所紊亂砌造而自成紋緒的小路上，正印着他倆的足跡，兩邊是種植蒼綠高矮的冬青，夾夾着這小道。他倆所說的話，如果冬青也是有意識的，它們一定會知道兩人是在談講着別後的情形。

「瑤妹，昨日的結婚禮，當然是很熱鬧的，稠衆的賓客今天大約還在勾留在這喜悅的餘留中罷？你爲何不在他家再玩一天呢？」

『叔良，一個人的軀殼，是不能有一天可以離開靈魂的，除非是死神所引領的人，良哥，我的靈魂是已經置放在你的身體中，所以我是不能多離你片刻的了，否則我就會失掉我固有的智慧，感覺意識的。——如果你的心，也能胆壯的交給我，那末這種現象或者會有不發生的可能？』

『瑤妹，請放心！我的「心」一定是能夠別離了我的心腔而來到你溫婉的胸懷中很安順的受你愛護，但不知你愿意去接受它嗎？』叔良實在的主意，並不真如他所說的完全一樣。

『瑤妹，』叔良微笑着，『智蝶的哥哥和嫂嫂，他們大約也

是由「愛的使命」令他們結合的？——他們真幸福！你對於這：有怎樣的感覺？

萃瑀祇緊緊的靠倚在他的身上，低頭望着正被他們走的路心在激震，手在緊緊的握着叔良的。叔良不覺垂俯下頭去在她頭上深深地一吻，除了這時啾啾的雀聲外，祇有他們強烈的呼吸聲沉重的散佈。春神把二月裏的輕風，吹送玫瑰的芳香，從冬青樹門穿過使他倆沈醉，慶賀他們兩人，得到了暗藏在心中的歡喜。他們穿過那條僻徑的時候，柳線兒突的飄拂到萃瑀的額上，叔良忙用手去攔阻時，不經意的手指觸到了萃瑀薔薇之色的如瑾瑜瑩瑤般而更有嫩軟的頰上。——兩人都被羞惡的

笑顏覆罩在臉上。叔良很快的舉了另一隻手，去拘萃瑀的頸了。

在一潭清冽的碧水旁的一塊石上，他們兩人毗並的坐下，魚兒們不時在水面轉動，使寥寂的水皮，起了激盪的脆聲和搖漾出紋波來；大約它們也在窺探浴在愛的溫泉中的一對情侶，或是在竊聽一雙情侶的密的蜜語。在這時這般帷幄中的叔良，常泛上他記憶來的智蝶的幻影，又很快地泯滅了！

隨着風的稀濃而高低的鐘聲，悠揚地傳至，池邊的他倆，明白了這是上課的催促，理智趕走了情感而站起來；一霎那！他們倒映在池中的雙影在水面消失了，並不餘留有些微的跡痕

！

又是兩天過去了，在寢室中尙還瞑朦，懍怯的晨曦在外面徬徨的時候，叔良已在睡國中返回。脫去了恍惚的倦眼，換上了矚皙晶朗的睛瞳，不瞬的直瞪着天花板，因為這髹塗白堊的木板上，智蝶的嫵媚的面容在上面婆婆行動，忽而又變了更活潑跳動了！幻影滅了，他又想怎樣的去寫信給智蝶？她得了他的信，纖嫩的心一定要陡的一震，鮮紅的嘴邊一定要呈露出笑靨來，順便還要帶出一個微紅。在寢室、有同學的濃睡的鼻聲了，她一定要悄悄地書寫她生平所未曾有過經驗，未曾逢遇過的第一次給一個輕年男子的情書；在這時她的旁邊有一枝放射

有昏黃閃爍的光的白蠟。並且還要把他給她的信放在唇邊偷偷地頻頻深吻，吻兒後就緊抱在她溫暖柔軟胸懷中。她信上的字，句，都好似是用蜜糖來做成的，可以甜醉他的知覺至昏糊的程度！——但是再從另一面想，她或者要拿他的信在她手指中撕得粉碎，而更要使它埋葬在融融的火焰中而變成死白色的一撮灰燼；怒忿之氣充塞在她整個的身體中，要暗暗的咀咒他的卑賤，說不定還要使因憤憤所發的詈語表現在紙上而叱咤他！但，雖有後一種的理想；似乎是有使他胆怯的可能，然而他却絕對不因此而消磨他的勇氣；爲了他在想，寫了一封信給一個可愛的女子，而得她的斥罵，這至少是個值得去接受的美妙的

酬報。這思想使他很快的下牀了。

在短小的時間內，叔良已預備好了寫信所需要的一切，復再細細審查一過，因為這信是很應鄭重的情書。——見最要緊的葱綠的信封，妃紅的信紙，湖藍的墨水都已齊集，便把心，腦止住了跳躍，除去了一切的煩雜的意念，安定的寫去。

巨大的工作告成了！這信雖然是在恐怕同學知悉的匆慌中構造的他看來想大約不會使智蝶不洽意，所以立刻留神的封固了投進門房口的郵箱中。——這信的立意，是與他給萃瑀的第一封求愛信約略相同，稍微、損益了幾句要緊的話。

自此後，他在祇要不見萃瑀時，心中把寫信給智蝶的希望

更易了想接得智蝶的覆函的沸騰的翹企。

原來的上午第二節和下午第一節後的休息時間內叔良總是伴着萃瑤，並不他去；現在可不對了，祇要那兩節的教員走到教室門口時，他早就趨躍到了外面，在喧嘈的人羣中擠到插信的木架前去注意留神的觀看有沒有智蝶給他的信，祇要是粉紅，湖色，青蓮，等嬌豔的顏色的信封，總要細細地觀察是否有娟麗柔弱的筆跡寫他的名字的存在。——但他一方還要防萃瑤的耳目中得知了他有這件事。

如果當人們在歡樂的時候，命運之神一定會得來幫人增加樂的成分；假人們在失意的常兒，她又決計會來施以更酷的蹂

蹣，使不幸的事件，源源不絕地送至。叔良正是個在上一個現象中居住的人，祇不過三天的使他竭望智蝶的覆信，已在他手中轉動了。取出了一個上課的時間，來使他在信的甜蜜的溶液裏浮泳——但同時他也有個信內是詆斥之辭的恐慌。

下垂，下垂，他的執着信的兩手漸漸軟化而下垂。這是雖在他預料中而他所未證實會有的信上的幾句使他然的

……叔良君，你的深情，我至少是應該要感激的；但是，從萃瑀姊處，我很早就知道你是也在浩蕩渺茫的宇宙中的唯一能使忘懷人生的煩勞得到一切的幸福的人，所以我是不敢接受我很瞭解的你的真誠的情的要求；因為我不這樣的

辦了，對於你，瑤姊，我，三人或者恐怕都有陷入不幸的旋渦的可能！——在這裏，我更須鄭重的申述！我不能容納你的你可想給予我的，實在有就是這可怖的理由！……

智蝶的拒辭，使叔良感得了失敗的恥辱，幾日來的理想中他能得的應有的喜歡，祉禔，現在是毀滅了！就此有一個定理在他的心中推倒了就是「理想乃事實之母」，因為現在他遇到了「理想終于是理想！」——但同時他還有些「承認」努力奮勇地去做，理想之花或者是會得掛出事實之果來的。——叔良真是不致逢到黑暗的，萬一是不幸了也定會得有一絲半縷，使他能

發現。

下午的時辰了，叔良和萃瑀，自然又在校園中池岸上的石上並坐着放播他倆情琴愛絃上的甜蜜之曲。

叔良這人，的確是個不能命名他是怎樣一個人的人。現在萃瑀是在他的面前了，姸媚的面貌，嬌妍的體態，使他失去了把持自己的心的能力，濃烈的化裝品的芬芳夾雜着醇醲的肉體的馨馥，借着醉人的風，嫋嫋地吹拂着他的意識，更令他醺醒；不但是這樣，他連關於智蝶的一切也在他的記憶裏飄去。

池水很自然的流動着，可是碰到了池邊的小石和泥土上，它祇能發出幾乎聽聞不得的，琤琮跟隨着在水面上蕩開來一個

緩緩曲折的波紋，然一霎那間却又無影無蹤了。這太約是池水它很想流溢出四圍的泥岸，而同江河之水一般地灌注入怒濤狂瀾滾滾湧着，轟烈捲吼的大海，舒放它關閉久了的動性，可是它的懦弱羸瘠，終於是不能對於岸土得一些勝利；無論是一線的希望，所以它祇有頹喪地快快後退，未消的餘恨，激生了幾圈波紋。——這情狀，襲入了叔良和萃瑀兩人的感覺，使他倆各關設出了一個不同的思徑。

叔良在想：一個人的愛情，決不可同這一泓碧水相似。它——池水——受到了岸石的攔阻，便無聲息地後退，雖然它先前是有過未能達到目的的奮勇的。——但後退了又祇因這小池

尚有可取而留戀眷顧，不再激昂，這是它的怯弱的真實表示。對於智蝶，他想，他雖是受了她的拒絕，但是他不能爲了萃瑤的引人的面容，動人的體態，性情的溫存體貼，舉止的磊落大方，便拋棄了搖動了，對於智蝶的求愛，不復堅持他的先前的態度。而且智蝶拒絕的理由，不過是如此地微眇。

萃瑤是在想：對於愛人的用情，應當是要同這池水一般，它祇在這一個小的範圍內、瀰着，決不可生有流瀉到另一處地方的願望，如果是違反了而想衝出它的本來的地位，就會遇到泥石的打擊，而使平靜的水面也生有細波微浪。她又想！叔良對她在現在是真誠炎烈的愛着，但很難保證，他以後如果逢見

了比較她更好的女子，叔良仍會堅持着原有的愛她的態度，不分去他對她的情愛而去給予別一個，更甚一些，或者對於她要生有離絕的思想，關於這恐怖，她不能不竭力的去防止。

昏人在各人的思境中走，自然是不會有言語萌誕的。陽光在悵惘的歸去，暖風在徬徨的休憩，樹葉在悄拂的止息，魚兒在怔忡的沉浮，夜之神也就不歡的襲至，悼惜地在把幽黯之帷，輕輕吊懸在很遠很杳渺之處了！陽光，暖風，以至魚兒，它們四個，知道情愛之園中的一雙新進者，他倆將走至鬼域般的不幸之國，這裏是堆積着峻增的怪岩奇石而成的巉巖的峭壁峻峯，望上去都似屹立着的厲魅暴魑；砭骨刺肉的犀銳的寒風，

向人身陣陣的逼來；異獸的猖吼，怪禽的哀鳴，使人猝遽聽得，便是毛骨悚然；貯滿了濃厚的黑暗，使人走進了，雖至誠的懺悔，或悲懼地祈求，它總不使你找到回返的道路，祇能在裏面崎嶇的僻徑上彳亍徘徊，痛哭狂號！——除非快樂之神願意來救護這不幸之人。現在叔良同萃瑀，已在這可怖的地方的門外瞻望了，所以它們四個，有些不忍知道他倆的悲劇在漸漸開幕了！夜之神，也因是如此，故而想把黎黔黝晦的幔幄來遮蔽了他倆使自己不能看見。

叔良和萃瑀，望着池水慢慢地消失它的清晰，不約而同的都仰起底垂的頭來，相對的呆呆一望；這一望，喲！內中是

含蘊着多神祕，多複雜，多不幸的種種言語在內啊！

「瑤妹，天晚了，回去吧！」叔良覺得來了多時，而大家未有一句言語談講，真是件矛盾可笑之事。

「是的，良哥……」萃瑤也有同樣的感覺。

歸途上，兩人仍各自默默地思想着，忘却了身旁的戀人

牀上的叔良，他因有了池邊的新發現，他對於再給信與智蝶心很熱。他想，祇要我和智蝶愛着而不讓萃瑤知曉，我同智蝶自然是快樂的，但萃瑤也一定不會得到痛苦，然而智蝶能否贊同這辦法而愛叔良，這的確是個須叔良要去精密思慮的疑題

· 因此時已午夜 但叔良仍是心中在紛擾煩嘈的使他不能走入夢鄉· 淡潔的星月之輝，寂寂的映在窗上，萃瑀智蝶兩人的形影也在叔良的腦中追逐，此現彼隱的循環着想專注「愛」在萃瑀，但智蝶又怎能棄捨？或者她也已經在愛他而忸怩羞允，捨了她，豈不使她失望。把她們兩人兼並愛着，不知智蝶是否也能愛他· 假使把她倆都拋擲了，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智蝶是一定要去愛，萃瑀是應當去愛！這可使他的心化成了一束紊亂的無緒的亂麻了· 儘是這樣想，祇鬧鐘的「滴，滴，」在伴他·

好了，他的思路上的礙阻已被個唯一僅有的希望消毀了！

這希望給了他無限的欣喜，萬千的勇氣，他光明了，他幸福了！這希望是：「不用疑懼的使智蝶再得到他更纏綿，更懇摯，更帶有些淒愴惻惻的意味，或者還有些對於萃珥不忠實的話的第二封信。」不論他能得到的智蝶的酬報，是不是與前次的一般無二，因為他知道幸福，光明，快樂，總須要不畏懼，不躊躇地去尋求的。

祇幾分鐘的時間的過去，在一枝燭光下，有一個胡亂地披著衣，拖着鞋的叔良不住地颯颯的在豔色的信紙上運用他的手腕他適纔的希望表現在字句之中了！

在叔良把信的最後一字也已從筆尖上漏下，昏沉的天色也

被灰白在洗滌了，他很歡喜地連睡眠都愿意犧牲了！

和衣兒懶洋洋的躺在牀上，希望着陽光即刻就打碎了青白之色衝出，把萬道的金紅光明洒向人間，他就可以快些把信寄出，早些使智蝶得到；雖然答信的有無，尚在飄渺玄幻之中。就是智蝶仍是用那樣冰冷鐵硬，無味少氣的信來償還他，他也就可把愛專向萃瑀放射，所以這也未始不是個辦法。——然而，東方的碧空中，不過在把乳白的鬆絮樣的遊雲，染上了妃紅或金黃，偉大的日神尚未露臉。可是叔良却不能因如此而怠懈他的須要的工作了，他的欲望不能再期待一刻而爆裂了！

信是投了，太約也已在稠衆的綠衣者中一個的手內了！在

午飯時的叔良這般的想——午後的信到時間，叔良很知道，他早上纔發出的信，這時恐怕尚未達至他所想要使它——信——達到的地方，那末，這時就有覆信來，這事正如說一個想成爲詩人的孩子，他在夢中得到了全人類的稱賞的榮譽一般。叔良雖明白這是不能成爲事實的，但他却仍匆急的走到信架前，用了像一隻餓狗，嗅到了肉香在四面探找時的眼光在探找智蝶的來信。這事的結果，自然是祇有使他失望的可能。

過了一夜的早晨，一間寢中的學生們剛起了身在裏面整理她們的秀髮，修飾她們的嬌容，陣陣的嗤笑，在她們戲謔着的

口中流出。猝然的外面一聲高呼，驚止了室內的喜悅，萌發了裏面一個的恐疑；從外面浮和在清晨的大氣中波動進來的，是『莫小姐！你有信在這兒！』兩句，內中含蓄着「一幕愛之劇將開始」的神祕的偉大的一個先兆。在室門的一開一合中，就已將這信傳至了莫小姐的手中了，她向信封上略略的一瞥，便很快的撕拆！

『智蝶，誰寄來的？這般早。』她的一同學的聲調。

『是LD校寄姊寄來的。』這是她約略一瞬而未細睭的結果。

智蝶在信首的稱呼和幾句言語的矛盾，發覺了一個不可解

釋的疑慮，雙眉陡的一攏，隨着便很快的翻到了最後一頁，在署名處，她獲得了「叔良」兩個字。她知道了這信的創造者，同時也知道這信是應當要祕密的，便很迅速的把它藏到了內衣的袋裏。

同學們都已到了外面去了，智蝶又很靈捷地拿出了那封信，實在她企望這信上所有的字一個個都飛跳進她的視管，是在很熱烈着；雖然她知道這封信不過祇能增加她心潮的澎湃，添濃她思絲的煩囂。質直的說，這封信是要智蝶解決要不要愛叔良這個宏巨的問題的。待至智蝶把結束的一字，收吸進了眼膜，證實了她揣測的無誤。同時她也跌入了她所預料要有的現狀

中了！呆呆的思想，使她忘記了早餐之鐘在鳴叫了！

如果沒有她的同伴招呼她的話，她是定會得癡呆的。坐在寢室中，茫漠地不知去上課。——她思想的轉動，仍未稍緩。

智蝶似乎不能自主地，隨着別人家進教室，出教室，……

：她的思途現在祇有了兩個大的歧叉，一個是叔良的確是個英俊的青年，不論他的一切什麼，都是覺得有一股力在吸引她，雖然她不過二次的看見他。爲了他的可愛，應該要「不顧戀一切」的去愛他。第二，叔良已經是萃瑀的戀人了，她如何可以去愛叔良呢？這不便萃瑀太難堪了嗎？如果是拒絕叔良，自己又好像是要失去一件無價的異珍奇寶。這兩個紛紜不同的思

想啊！在她弱狹的腦中爭戰得已是一天之久了！然而仍並無那一個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儘是在繼續着它們的動作。

站在情理的石基上講，智蝶應當使第二個思想成立，但是她伏藏了好久而在現在已漸漸萌發的情苗愛芽，已爲叔良所培養得更茂盛了，她感得捨除了叔良，茫茫的人海中是並無有情的人能來愛她，也並無能使她去愛的人了。

過去，過去，時間在疾馳，已沒有多少時候可充裕地使智蝶再思索。在一霎那間，她勇敢地決定了，她是非去愛叔良不可，雖然有萃瑀在牽制，然而叔良說他對於萃瑀本無情愛的可言，這不過是萃瑀的神經過敏，那末，她去愛了叔良對於萃瑀

也不算無禮了！就是叔良他也愛着萃瑤而在假作的這樣對她說，那末，也祇要她誠摯的較萃瑤更深更熱的去愛着叔良，他也自然會得漸漸的和萃瑤疏遠。雖然這樣對於萃瑤似乎是不應當的事，但愛情本來是自私的。絕對的自私的。

她已決定了！可以舒適地安睡了，但又有一個須要，使他很興奮的忘去了，她已是很疲乏而要睡了。她想，叔良既然寫了這樣的信來，他一定在不絕地期待她的回信；她如果延遲一天她覆信的時間，便增多了叔良一天恐慌，煩惱，疑懼等許多雜質溶合成的痛苦。她覺得她明白地想愛叔良，不過是在今天開始，但她已感得了不應當使叔良受到痛苦，不論是微細到如

何程度。他所受的痛苦，她也要認爲自己的一樣，如何可由她自己去給一個得不到回信的痛苦與叔良呢？——一刻兒，智蝶已在嘗試書寫第一封給一個青年男子的有愛的濃味的所謂情書了！她簡直是並無經驗，所以她懂懂的不知要如何的寫，纔不致失禮。她費耗去了三次的草稿，方始騰寫在信箋上。臉龐紅着，雖然在她四周的同學，都已深入睡鄉，但她總覺有些羞慚。還不時的要妨備被她們醒來窺見。她覺得在她濕潤的口中所味嚐到的是甜，她尖纖的手指所撫摸到的是溫，鼻中所嗅到的是馥郁芬芳，視野中的一切是被染着金黃，聽管中所收受的都是嘹亮悠揚的音樂，……總之包圍在她身的四周的空氣中祇有

喜悅的微笑，她的全體所發洩的是愜然的愉——喲！那封信是何等的幸運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啊！更進一步，接受這信的人，他如何的快樂啊！

智蝶在寫信封時，一個發信地址，又使她費了多時的參酌，因為太顯露了，如何能保證不為萃瑀看見呢？太隱藏了，使叔良要有不能立刻知道的恐怕。最後，幾個理由併合成了寫「本埠A智寄」的一個她認為最適當的寫上。

信是成了，並且也已寄出了，論理，智蝶是應當要可以歡欣地靜候着幸運的到來，是她自己也知道這樣是她應有的態度；但事實上的她，却違反了她所想要去實行的思想；因為她現

在是心中十二分的不安靜，好似有一種不知從那裏來的潛力在襲擊，這是一種恐慌；但這恐慌是爲什麼而產生，她自己也不能知道；但或者是她所寄出的是一封初次寫給個男子的情書罷？她祇覺她有一個重大的罪惡須要使她去懺悔。

氣候又增加了不少的熱度了，叔良和智蝶的戀愛，也一般的增加了許多熱度；他倆的戀愛已有一月的歷史足夠寫了！

近來在每個星期日的下午，叔良他總須至電影院一次，這似乎是他對於觀看電影的欲望濃烈了，但要不是他因每次可以遇到智蝶和每次有智蝶在伴着他，這「濃烈」定會仍堅決地保守

着它「無味」的原態，萃瑀也不會和叔良有一個下午的別離。

在L D到叔良和智蝶相約的地點S公司，裏面是有一段須乘電車經過二十分鐘左右時間的距離，在先前的幾次，叔良是被智蝶的一切印象在他腦中飛閃；他的心也被急於要見智蝶的翹望佔領，所以他並不去留心他四圍的一切；但一次，這一次又是他另一個新生命的開始，當他把眼睛抬起來的時候，望前面使他竟不捨一刻兒便轉移他的視線。我們如果願意我們很明晰地知道叔良所發現的是什麼，那我們祇須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把向女人去熱烈的觀着和勇敢的去尋求，是認作他的應有的責任或是本能的；他見到了女人就差不多是枯寂乾燥

的沙漠中找到了一滴清泉一般；他無論何時都被支配於女人；女人能振作與奮他勝過濃烈的醇酎和鴉片或嗎啡；麻痺吸引他像電流在通過他的全體；引誘他似酷飢者見到了殘漿餘食；所以我們可以大聲的說，叔良在電車中看見的是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姑娘。有一件他似乎是不該有的，因為他是個旁側有女人在着，是會得使他筋疲骨酥；聽得了女人嚶嚶的話聲，他是如御風凌空；鼻孔中有女人的香氣襲進，使他能魂昏神渾；視線中有個女人的影子在着，他便覺得全體甜蜜；然而有一個女人也在胆大的望他，或者他同一個女人初次談話的時候，他定能舉止無措。所以他在電車中遇見那個姑娘，他也這般的感到不安

！他在把眼望着她的時候，如果她也把兩條含有吸力的目光注視他，他祇覺得很難堪而把他的頭左右轉動和上下俯仰，不使他的和她的目光有相遇的機會；可是在她遷徙了她眼的矢的時，他又很快的注視着她了。

他忖疑，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她的？故而他在記憶中細細地去揀選，但結果使他失敗，因為餘留在他記憶中的，不過是一些模糊而又微小的印象。

一切的人都悄寂地在黑暗中安靜的坐着；他們的身後是軋軋的機聲，前面繹繹的人影；自然，這便是有叔良同智蝶兩人

在着的S H電影院。

潔白的布幔上，正映射出一個鄉村中的田園間，一雙情侶，正在緊抱着作一次長久長久的甜吻。這時，叔良突然似發覺了一件極可怖的禍患將降臨般，把頭側過去望着智蝶，真巧的，她也在被這情態支使着；兩人不意相對着呆視了很短很短的一霎那，跟隨着微微的一笑。雖是在黑暗中，但借藉了幕上反耀下的光亮，他們各個都很明晰地看出了！

「蝶！我也要……」叔良輕低的把言語送向智蝶！

「要什麼？……」也「嗎？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同樣的低着。

『像他們和他們一般！我要，』叔良指着幕上吻的影；在第二個「他們」時，却指着在他前左方形象好像是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在緊抱着的。『……………』智蝶，她並不同答叔良所「要」她回答的。叔良祇見她把說明書捲成了一個筒形，左手把紙筒的一端捏閉，將另一端湊合在她嘴上；這不能不使他因驚異而呆瞪她了！她把口中的氣呼呼地向筒內不絕地吹，在她氣竭了筒也鼓滿了的時候，右手也把那在嘴上的一端捏着，立刻敏捷地授給叔良，在叔良漠然去接受的時候，羞紅了臉的智蝶的唇邊流出了一個「吸」字，便又不關心似的望着前面。但不時又把腫子斜向叔良。

叔良在「吸」字出發了之後，立刻明白了她的用意，就很快地把筒中的氣，統都「吸」入了肚中。此時叔良被甜！甜！甜！的所激刺着被醉！醉！醉！所醒酣着。——他也效着智蝶的動作做了歡快地向着智蝶：

『謝謝你！我真感激你賞賜了我這樣可貴的……，但我也要請你不拒絕我所還償給你的！』

他把紙筒傳給了智蝶，靜靜的觀着她。見她也很欣悅地在「吸」了！他，呀！他是多麼的高興啊！

他想，世界上所謂的一切快樂和幸福，以前他是未嚐到過，現在却全部被他佔領了，他傲慢地卑視一切的人所有的快樂和幸福。

福，如果他不是有理智，來維持他的話，他定會得大聲的狂呼：

『我是勝利了，我纔是有快樂和幸福的人！』

電燈齊明了！叔良沉溺於喜歡中的知覺回復了！人都佈散了

！

叔良智蝶在SH電影院外面的嘈喧雜擠的人羣中和各種車輛的紛亂的行動中，兩人心中都感得似乎將要去享受黑暗淒寂的監獄中的生活一般的分別了。叔良快快的跳上了電車，任憑車子把他怎樣的顫簸，却不能將他腦中智蝶的印象搖去。

走，走，在下了電車後，他總是走着向校中去的。——路旁列着的綠樹，都在輕疏的慘霧迷漫中，向着尙把殘寥的光充滿大地的夕陽微微擺動；本來是爽朗的高大的樹，現在也祇能使人家所找出些細小的悲傷！叔良他這弱小的羔羊，剛纔失了他的慈主，心靈正濃烈地徬徨着，已是暮春的風了！在枝間葉隙鼓動着飛出，飛拂在叔良的身上，他並沒想到它是晚春的氣息，祇覺得它是含着不少的寒涼；而且，還在樹上帶來了絕望的意味。——雖然，叔良他是不久就可以去受另一個主人的撫慰了，但在已失未得的畸零中，如何能使他忘記了當時的不幸，去追憶過去的快樂，未來的歡欣而微笑呢？

他祇是喪氣地垂着頭向已看見了沒幾步到的校門走去，——恰好有一縷軟風在叔良的耳邊駛過，他細聆風聲，因這風中溶和着一句。

『叔良你回了！——咦！爲什麼這樣不快樂？』

叔良連忙很快的走過去，因爲發這話的是他的萃瑀。叔良的每星期六出外，在她祇知道他去會晤他的親戚。

『來得太晚了罷？他們真討厭，留着了不允我就走，——瑀妹裏面去吧！』兩人都現出笑容，緩緩的望裏面走去。

在他們剛走過了一條走廊在前面，有一個足以使叔良自己不能決定應當是驚是喜的人在走來，那人看見叔良也頓了一頓

，返身走去，這人就是先前叔良所沒有注意而今天使他在電車中猝然發現的一個女性，叔良的鑑別力內，她是同萃瑀或智蝶在美的條件上是很難去分出上下來。

叔良他的心湖又有柔波在縈動了；但他堅定認為他自己是個常爲幸福所撫摸所擁護的人，——那人，呀！她是在LD的啊！

他決定了，他是須得要去獲得那一個她；但現在是有萃瑀在伴着他，使他有不能立刻去實行的惱恨。

有一件，的確是叔良使人佩服的事，他在萃瑀的嬌豔之味的圍繞中，便能把智蝶忘掉；如果沉陷於智蝶的柔媚的音調和

娟妍的歡笑裏，也能把萃瑀的情形，在記憶中洗移。即以他是絕不感到過不快樂的真味。

叔良萃瑀他們又走過了不少的地方，叔良雖有萃瑀在旁，照理他是可以喜悅的了，但新產生的那個她的影，在他前後左右不停止的飛舞隱露，他萌發了更熱的企望之火，他不能再遲延過一個就是最最短促的時間，他向萃瑀發言了！

『瑀妹，——我今天覺得很疲倦，因此腦中也很是沉悶，我想去睡一會了，不知你能否應允』叔良微蹙着兩條修濃的眉，表示不安。

『噢！我見你在路上走時的那種樣子，就是爲了這個吧？——』

那末，當然，你須要去休息一會的，不要使我有一天得到你病的消息啊！良！知道嗎？去睡吧！我不敢多煩厭你了！』我也很要睡一回，身上似乎有些發燒，十分的懇摯說。

叔良一人匆匆的去尋找那一個她，女同學他遇了不少，並且都像那一個她但在他細細的一辨後，都使他一見而起的快樂改換了失望。四周統都走遍了，却都連續的增加了他的不安，愈是找不到她，似她而實非是的女同學，也被他逢到得愈多，這或者也是他的不可靠不真確的直覺吧！——他忿恨他的遭遇

終於的，在他和萃瑤所常臨的校園中的池邊，望見了她坐在他所常坐的石上，呆呆的向着池中的水紋神往；手在撕碎着幾片蒼翠的樹葉，——叔良他是如何地快活喜歡啊！

他躊躇的走向她去，他心中一半正在計劃怎樣的去同她談話，一半是有些慚羞；但一件成分，他心中是絕的沒有，就是「恐怕」因為他知道他定不會遭到她的無表示的避拒；至於用什麼理由來證明他這思想，這是叔良自己都不能明白地回答。

他和她中間的距離越短少，他越感得恐慌，他站在她身後了，這時是須要他開口了的時候，也是他心臟，他抖躍得最劇烈的一霎那，尤其是在她發覺了，回過頭來，驚異地望着他。

紅的嫩臉上呈泛出盈盈地一笑的那當兒。——叔良不再繼續他的不作聲了；但如果要有很高朗的話在他唇間洩出，也還是不可能的！

『女士，一個人，在這裏清寂寂地？』叔良說出這幾句來，已是他所有的勇氣都搜竭了而造成的；雖然不過是如此意義簡單而語調低啞的幾句，——但是很含有甜意。

『……………』她祇垂下了頭，好似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在壓着他的頭般。

『女士真如一個超逸的詩人，在臨流悠思，——不知「思」的是什麼？……………能否給我知道嗎？……………』他仍同先前

一樣。

『…………』他還是那樣的默不作聲，紅着臉，

叔良他在恐慌了！不知她的緘口的用意是「羞」還是「怒」？

如果他也和她一樣地同化在靜密中，他非但不能得她的言語

並且他的來的本意也要在無形中無條件的消滅了；這是件無價的事，他所不應做的，祇得再說下去，

『我真也須慚愧，對於女士要懇摯的表示歉意！因為我雖然是同在校內，而且還是天天的見面，然而女士大名我還未知曉可以請女士使我知道嗎？』

『本來我們這種人的名字是沒有價值的，總要像萃瑀她們纔

配』

她似乎是在說玩話——如果她面前的，是潺潺的山澗或汨汨的村溪的話，那末，她的語音就低得很不容易傳進叔良的耳管。

叔良驚異而呆頓着——但隔着祇一霎那他的勇氣又高增了。

『女士別這樣！……現在我很想同女士談談，不知？……』

『Mr. 黎——現在是晚了，我們有話晚飯後，在會客室中講吧！』

叔良望着四周，的確的，都溺陷在晚的胸懷中了！翠葉叢

簇的樹，都化成了一團黑影在搖擺；幸而天還餘留着些灰白，不然，真的要什麼都難於清晰的看出了。——叔良雖然不能同她在當時就談話，可是他也感得滿意了，因為有晚飯後的會客室中來，補償這不滿足啊！所以他喜歡地同她分別返歸。

『喲！』叔良他陡的驚呼了，在路上，猝然有一件禍患在襲擊他，使他不能立刻去設法去防止或避免；她也已很快的回到了裏面了，須要她一個人去參配。——這禍患，就是會客室中是他和萃瑤不時要到的地方，那麼今天……又如何辦呢？腦中愈錯愈亂使愈不能清楚的去思想一切，祇得任憑心在戰慄着走去。

案擾的人語和碗箸的碰擊聲中，叔良很頹喪地把生硬的飯亂地咀嚼，眼光不住的在四圍溜轉。『啲！』如果這時是他一個人在着的話，他是會得這樣喊的，現在這『啲』字是不過在他腦中暗暗的一轉，下面連接的是「咦！萃瑀今天爲什麼晚飯都不來吃呢？」他把這疑雲精細地去剖解，最後到底還不能得到個妥確的解釋，於是更去想，想，他想到了！萃瑀在剛纔對他講過，說是身上有些發燒，不要真的是病了嗎？——對的，他想他猜測得沒有錯誤。可是這思想，帶來了兩種不同的相背反的情感在他心中，一種是萃瑀病了的憂愁，另一種是在會客室中

可以無顧忌的去和「她」說話的喜歡，那「她」正在給他一個時間短少的注視和笑，而且都貯着「媚而浪」的意味，這是他在向她看所發現的。這一笑使他心中的快樂，差不多要譎逐了憂愁而取得這爭戰的最後勝利。

他匆匆的吃完了飯；這匆匆也是兩種情感在共同驅使着，令他很慌忙的到萃瑤所寓的寢室中去探望。

在他剛把寢室門用手在背後向後關閉的時候，躺睡在被中微微呻吟着的萃瑤他已看見了。

「啾！萃瑤。你真的病了」他心中的確是被不安在管理。

「不，不是病，不過略略有些不適罷了！」溫存體貼。

『不舒適，也就是病的芽苗，你要自己留心纔好。雖然是病在你，但我的心，也會得似病的；瑛妹，請你不要使我的心在不安中攀爬』叔良悄然而說：『現在覺得怎樣？要不要請校醫來看呢？』

『不要緊的，何必這般慌呢？我吃了幾顆亞斯辟靈，一比先前好得多了——你如果有事，請去好了！』

叔良他最希望的如萃瑤有這句話發出來，現在他自然不能使這絕美好的機會逃過去。

『好的……但如果你有事請隨卽差張媽——女僕——來叫！我！那末我去了，隔一會再來看你。記好，這留心的責任，

你須自己要不忘的去担負』

叔良在萃莢的寢室中走出後，輕快地向着有一間會客室存在的那地方走去。正通過一帶走廊。

走廊的外面排列着不少柳樹，細柔的條兒，軟垂着了晚風擺動。圓周剝蝕了的月亮，從雲隙漏出清淡秀麗的微光，柳兒幽影，便在地上悠然亂舞，叔良見了這樣情境，不覺微微的笑了！

會客室中的燈兒明着，光亮從半啓的窗門中耀射出，時有一個黑影斜映到門外來，這人似乎是在內中躑躅。

叔良因爲在「影」上是不能去分辨出室中的是女性還是男性

，所以他很有些疑懼了。但當他走至門前，看見內中向他微笑的實在是一個女性而且還是「她」，他纔胆壯而笑着進去。

時候又過去了！叔良他也愈不能自己去住持他自己了！他愛萃瑀，同時也愛着智蝶，並且現在他連碧漪也愛上了。他把他和她們三人認識而達上愛的道路的歷史，不時的使塗抹上他的思想；他認為最離奇的，是他和碧漪的相愛，竟是在一間會客室中，而且事情更是那麼的神密！這差不多完全是碧漪在吸引他；她對他說出她的名字，說出過去的時日，她是如何地在無形中愛着他，如何有表示給他而他竟漠然，……………一切，

都是她在開始展開她和叔良的戀愛之途。

碧漪她也知道叔良是已在愛萃瑤了；但她仍願去愛叔良，她並不希望叔良須愛她而捨棄萃瑤，總之她的主意是同叔良的十二分的一樣，——主張愛情是流動的，愛情是可以活動的，並不絕對是專一的，兼愛者並非是愛神座下的叛徒。雖是已愛了一個人，然而覺得另外的一個人也是可愛，也想去愛，並且也是值得去愛的，那末，同時愛兩個人又怎麼是不應的呢？——如果一個人要去想另一個人，而被所謂「專一」的嚴酷來阻止而不能實行，如此，那人一定會覺得痛苦，也一定會得對於原來的愛者要生有惱恨和憎惡的思想來，這樣，他們還能得到快

樂嗎？他們完全祇有痛苦了！他們完全是陷入於不幸了！既然爲了不能去愛想愛的另一個人而大家不幸，何不如去愛了那另一個而大家都快樂，大家都安舒，大家都幸福呢！叔良本來是趑趄着，不敢再去愛碧漪的，現在自然，有了她這一種的理論來把他興奮，他原來的不安，那還能存在。——但是有一種不安，他仍是切實地常感得，因爲要把他所有的愛，須分配得很「平勻」地去授給萃瑀智蝶碧漪三個人，毫不能密於此而疏於彼，然而也還有補償他這「不安」的，就是他所享受的，是三個女性的愛，親暱，甜蜜、以及溫柔，芬香；更有一件是她們三人的嬌軟淨白的手肉，和柔膩妍紅的唇肉，這是他所時常微笑着

暗暗歡喜的。這是他的勝利！他的所應當高歌讚美的！

可憐的萃瑤，她仍沒有知道叔良的愛者，除了她是更有智蝶同碧漪兩人。因這是不能給她知道的，她認為愛是絕對自私的，至於叔良復愛碧漪，那是智蝶也是不知道的，她祇曉得叔良是將拋了萃瑤而專誠地去愛她了。碧漪的對於叔良愛智蝶，她未得悉，那也是不成問題；就是知道了也並沒關係？

這天是星期一的下午，時候已在舊歷的四月快完。天氣的熱度，已很足夠使人們肌膚裏分泌出些汗液來。下午的功課在學生們的喘氣中都已結束。學生們都已散在各處去舒暢他們

被炎燥悶煩的神志；但祇有一個，他還在寂寂無人的教室中，書寫一封給他愛人的信，細小的汗珠密佈在他額際鼻上；他，就是叔良，正在寫信給智蝶，心中的甜似乎能把體外猛烈攻來的熱驅除。

蝶妹：美麗的樂園，現在已任我去遊覽了，因為如果我細細的去計算，我會曉得我和你步上了愛的階道已有二個月餘了，我們再接再厲地愛着，使我們的愛，不致有略稍從「沸灼」的程度，減退到「溫」的地位，我們仍竭力的保住着原態，親愛的，我們不久就可以登愛之堂，入戀之室。親愛的，我知道你，也在希望這個吧？你想到了這個，不也

要暗暗的歡喜嗎？我的愛者！我們愛罷！我們儘量的愛罷！

昨天；我神魂的縈繞者，你仍還把它放在記憶裏嗎？呀！現在我又要笑了！我幸福啊！——我想不到我竟能如此的被你愛。你的唇，你的滋補我枯燥的生命的紅唇，至今她——唇——的痕跡依然餘留在我的唇上，祇須把我的舌尖向外一舐。我便能嚐到她的甘美，她的馨馥，我要舐了！——呀！我現在已又舐了一次，你愿意嗎？你愿意也在唇上舐「我」的嗎？你舐吧！

我夢魂的眷戀者，在昨天，你能夠快的給我吻，緊緊的

擁抱我，那時雖然在黑暗中，但到底還有些微的光，人們也還可以隱約的看出，你竟不顧忌的這樣做了，我不知我將如何地感謝你給與了我這樣的甜蜜，這樣的安慰，我更將怎樣地讚揚這爲了愛而不顧忌一切的偉大！

可怕呀！我倆的相見，又須再等候一星期的過去。我愛，你覺得光陰流動得太緩太遲嗎？我實在是憎厭極了！但是，它如果在我們同在着的時候，也是這樣徐慢，那我也可原諒它的，然而它會嗎？它絕不會這般做的啊！

至愛的，我對你講：——喲！我講不出了，雖然還有許多的言語積貯在我胸中，但不知我爲什麼竟講不出來：然

而好像又非把它們裂發出來不可！這將如何呢？——是的！你可以把我所有的它們都想像出來，你是很足以很能夠這樣去做的，那末你去想吧！我難受，我說不出它們來！吾愛！你感得我和你見面的時間，太短少太缺乏嗎？我想我們須另外再增添個機會來！

天黑了！不能清晰地看出信上的字來了！並且晚飯的鐘也在隆隆的吼叫了！再會吧！

祝你

永久浴於甜蜜中！

你所愛的叔良上六月八日

叔良他把滿心的喜悅都用來封固這信，來寄投這信——在

他從門房那裏走回來的時候，突然一聲很嬌軟清脆而又低弱滯「叔良！」從他身後送傳過來，他連忙回過頭去看祇見一個女性；但認不得她是那一個。她臉上滿罩着蒼黃，有了頰骨的尖突比較，更顯出了灰白無神的眼珠的低凹，單薄的少血的皮包裏的脛臂的高凸。烏黑光潤的秀髮，也有些稀疏。身上穿着，前一月多的時候所應穿的夾衫。無力而慢慢的在走過來。叔良想，他可以保證他實在是沒有認識個她，所以向着她呆瞪了，但她又在向他說了：

「叔良，爲什麼這樣呆住了？」——還沒有去吃晚飯嗎？」她勉強用一些力氣來裝着笑顏，把叔良的手緊緊握住。

叔良也祇有任她把手拉去，眼仍望着她。——他忽然大聲的驚異而呼『呀！你！你不是萃瑀嗎？——你竟病得這樣了！可憐！裏面去罷，這裏有風的！難道已經好的了嗎？爲什麼現在就來呢？…………』叔良扶着萃瑀緩緩的望裏面走，他腹中很需要他去飽餐一次的飢餓，他也忘記了！儘是很和悅地挽着她走。

，這地方，就是寢室，是萃瑀所居住的寢室。萃瑀坐在牀上，叔良也側着身和他並坐着。很溫柔的在安撫着萃瑀！

『萃瑀，我最要緊去知道的，你現在究竟是安適了沒有？學校裏的功課，像你這樣的人，儘可不把它勞放在心上，還是

多休養的好！」十分的懇誠，十分的體貼，在握着她的瘦細唯骨的手說。

『雖然還不十分的有力，但也無妨的了，你放心吧！』

『瑤妹，既然你是病得這般的利害，什麼我寫信來問你，你總都回答我不要緊呢！——萃瑀，你快些舒服罷！我不安心啊！記得那天我從親戚家裏回來，你說，身上有些發燒，回去後，那知竟遭歷這樣的一次魔劫。瑤妹，親愛的，請你原諒我，因我沒有在你病榻之前伴慰你！恕我吧！我愛的瑤妹！』

『不，良哥，這並不是你的錯誤；這事是我應當要向你抱這

種態度；因為我病了，使你也這樣的恐慌，這樣的不安，——良哥，你叫我在家休養，不必急急地到校來，我是很明白你的心，同時我也很感激！可是，良，我也可率直的講，我不能使我再不見你了，無論我是怎樣的病着痛着；何況我現在已經離去了，常是苦着臉頻頻緊鎖着兩眉的病魔呢？我的病，就是在今天這時候完全的痊愈，也是可能的事。祇要，良哥，親愛的良，祇要你愛我，你始終的愛我，我便喜歡了，我便有幸，我的心，身，都能在一刻間便安舒舒適！我愛的良，我知道你是熱烈在希冀我病好，我病的能不能差除，是要由你的愛來醫治。是的，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一定愛我的

，能夠愛我的，是嗎？良？……」她是尙還瘠羸無力，說了這許多很能感她自己的話，她氣逆而息急了！眼中漸漸的濕潤，且眶也紅泣。緊拉着叔良的手，好似一隻懦怯的小白兔，因為身後有狡捷的獵狗在追來，便倚在慈善的母親的懷裏。

『呀！我親愛的妹妹！難道你不放心嗎？你竟不信任你哥哥的愛你的心嗎？妹妹，我的瑀妹，請安心，你聽着，我說了，我把我從心中所貯着的最真實最懇摯的話向你說了！妹妹，我——愛——你——萃瑀他被叔良的一大段的話，十分重猛的激刺了一下！他陡的覺得不應當愛了她，更去愛智蝶和碧

漪兩人；並且到這時，還把她瞞蔽了使她漠然不知。但他祇受了良心和情理的譴責不過是一霎那，他又想到了碧漪的話而動搖了他的思想。可是終久有萃瑀可憐的狀態，還不止使他即刻更變。

萃瑀微微的笑了，她枯槁的臉上，隱約地浮泛出了淺紅。

『良——我哥，我也愛你，我也永久地愛你！』

叔良被這姿態這言語又感動了，很快的，把唇去湊合在她的瘦薄和淡白而很熱的嘴上；但她把兩手揷遮了自己的唇和叔良的，急切含糊地說：

『不，不能。我是病的，我呼吐出的氣是十分的垢濁，骯髒』

，對於你也是有害的。』還在把叔良用力的推開去。

『這沒有什麼！我什麼都可不眷顧，祇要愛你。叔良在講：

終於的他們倆是吻了，時間如此地長久！萃瑀也無力去抗拒

。

『叔良，你下次是不可以這樣的了！我有病，你忘了嗎？』她

滯滯着警告叔良：『……………呀！你晚飯還沒有吃呢！快去

罷，別餓了！』

我肚中倒並不覺得餓。——你靜靜地睡罷！瑤妹！今天起你

不可和原來一樣再在睡熟前思想什麼，須得立刻就入睡，我

等一回還要來看的；你一定要聽我，知道嗎？……………親愛

的瑤妹，我去了！」

叔良退身出來的時候，他纔發覺這間護室中和萃瑤一起的所有的她們，都在外面，所以寂寂地。——她們知道萃瑤和叔良一定有許多的話談講，因此她們五個人統迴避了。見叔良出來後，方始進去。

碧漪在叔良剛走下女生宿舍的樓梯的時候，她也正想走進去，看見了叔良她便從傾斜的黑暗中，向叔良言語和在笑中說：

『從萃瑤處來嗎？——她的病如何了呢！』

『她嗎？大約是不妨事了的！——我肚中餓了，你可以陪我同去嗎？』

叔良從適纔的悲愁的情況中把他自己完全轉至在欣喜裏。

『那有什麼不可以呢？——仍到合興去嗎？』

叔良點着頭，便挽了碧漪同走出校門去。

合興是離叔良不遠的一家小館子；他家的座中客，很有說都是L D的學生的可能。叔良同碧漪在暗黑的煤屑路上走着剎，剎，剎的沉弱的噪音，驚起了路旁草叢中的蠢蛙驚慌的竄躍，發出一聲兩聲粗濁的「閣，閣」，「似乎在高唱生命有幸的祝歌，這種愚蠢的舉動，小星兒也拉着一片薄薄的小雲來遮着臉兒

暗笑，樹葉兒竟不顧蛙們羞怒的出聲颯颯而鳴了。

合興店內的電燈，愈放愈光亮了，自然，這是距離在漸漸的縮短，在店內的一切都能完全看得清楚時，叔良碧漪已步進門了！

僕役把肩上搭着的布揩淨了桌椅，便分配了筷子，微笑立着。

『碧漪，你吃些什麼？』叔良慇懃地問着她，正如堂倌對顧客一樣。

『不，我是晚飯在我胃裏還沒有完全的消化，不必再吃了！』她笑着，隨即就向下去，瀏覽四周的一切。

『那末，一盆炒牛肉絲，一客炒麵。——要快些！』叔良吩咐着。

不多一會，叔良已在咀嚼面前盆內的東西了。

『叔良我有一件東西在這裏，你要嗎？我想你一定是很歡喜去看見它的』碧漪現出種卑微的喜悅來。

『什麼呢？——可以給我看見嗎？』叔良的心中以為她的是玩話。

『當然是給你的。你猜，你猜的代價、便是把它給你！』仍是那態度。

『噯！知道了！是你要給我一個……嗎？』他把中食兩指

，伸出了貼在自己的嘴上，笑一個含着懷疑的笑。

『噠！總是這樣，——是一個物件，不是一個動作，是一個寶物，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聽見了嗎？』很妖媚的嬌嗔。

『那末，是你的一張倩影，要給我嗎？那當然是無上的歡迎！』

『不；但或許是的。然而並不是我給你，質直的說，恐怕別人在給你這個。』

『姊妹，你的話，越離奇了，蠢愚的我竟不能瞭解，不要使我討厭了，爽快的講吧，別叫人恐慌不安，』叔良懇求着碧

漪。

碧漪慢慢的在袋中拿出一件東西來，叔良看去，是一個蔥綠色的信封的背面。在他的視神經上被這信封一刺上的時候，他腦中立刻就有了「不要是智蝶的罷？」的一個轉念，所心中陡的掀翻着「疑」，「慌」，和急促的要知道個詳細的究竟的「翹企」，這三種合成了的濤瀾，但碧漪還在把手中的東西伸縮着不直接迅速地給予叔良，叔良心中成分複雜的波浪，汹涌得更猛烈了！不願戀碧漪的允許與否，連忙去搶奪「過來，——果然的，信封上署着「本埠A智寄，」他就立刻的撕拆。

他並不去妨碧漪，對於這件事，會有不滿意的思想，因她

對於兼愛也是贊同的人。如果是萃瑀或者智蝶，那就能這樣了！她們在萃瑀和另一個不相干的女同學隨便談着的時候，也要在心中發生特異的印象，萌誕詭怪的反感，這兩種的裏面都含有嫉妒的敵意；並且還要很顯明地在她們臉上不自然的表示着她們的不願意。碧漪是絕不會有這種現狀的，所以他就很快的去閱讀他望得很急切了的那封信。

碧漪見叔良在看過了那信後，臉上泛出了異樣的含有甜意的笑容，她便知道在那信中定有特殊的滋味，她就去倚在叔良肩上，也去細細的領略。

叔良我心靈的管理者：你在笑嗎？當你一個人在着的時候

？不，恐怕你還在哭吧。我愛，你要笑，你一定要笑；你祇須把過去的昨日，細細地追憶，那麼你笑了！但不要把今天去比較，否則，你又會得哭的！愛的，你要聽我的話！

讓我們來計算，一天，二天，三天，……呀！還有六天我們纔能再談天，你心慌嗎？我的確是如此了！仔細地思想還有什麼緊要呢，雖有六天，到底我們還是能見面的；如果我在不能復相聚時，我們纔須要去惶急。其實，這話也是多講的，我們任憑到何時，我們的愛之女神，她決不使我們有這樣遭逢的！

面葬送了！

下星期日，在那裏呢？地點我們雖已更換了不少，但我想下次再改一個新的好嗎？——你去想罷！

還有……呀！沒有話想得出講了！在我們見面了再談吧！不然又要感到缺乏的枯燥！

現在你在我手中了，……胸前，……喲！已在唇邊了！這個「你」是什麼？——是像片喲！你為什麼不作聲呢？不知道嗎？

祝

你常常可以笑

你的心智蝶上·八，六，晨

『不但你可以笑，我也要笑了！』碧漪在『智蝶』兩字進了眼後這樣把笑靨向着叔良。

叔良也祇有向着她笑，碧漪却又向着她問了：『智蝶，她是誰呢？你倆的歷史可以給我知道嗎？——她真是個多情的女子，信竟寫如此地纏綿甘甜，你也十分的愛他的罷？』

『她是萃瑀的寄妹，姓莫，現在是在AK女學，我愛她是在萃瑀之後，你之前。——至於我愛她的程度，那我可爽直的對你講：如果她是有一種的能力，足以使我傾心于她，足以令我的心完全的授給她，那末，我見了你，如何還會把我的

「愛」來向你灌溉呢？由這點上，你很可以知道我對她的熱度的高低了！」

「但我是不歡迎你不去愛她；至少你須保持着你對她的原有的態度；我不愿意因了我而使你離去她！」她說這幾句話的時候，臉上籠罩着荒蕪的郊野般的冷寂之氣。

「漪，這當然我也明白的，不然我為什麼還每星期去和她見一次呢？」

「……………」

「……………」

在叔良把肚腹中的飢餓用飽來代替了後，同碧漪走出門去

，這空間中他倆已不能去計算他們所談的話了！

路上的黑暗，造成了他們吻的機會，各把電流似的「愛」奔放。

叔良他獨自個坐在寢室中把他歷史的遐邇悠思，在進了「L」一學期的時間還未過去，然而他的和他生有情愛的女友却有了三個了，所以他要講，時期再多過去些，他恐怕要不能去計算他所有的女友的數目了！他是飛舞在「花叢中」了！

這天是星期日的時候，已在下午了！照例他是要去和智蝶同遊的；但是今天的叔良，他覺得腦海中的腦汁，有悶昏在溶

和着，喉管它很願意把胃中的東西傾吐到唇外來，所以叔良十分的不舒適，中止了他赴智蝶的約的計劃，在寢室靜靜地坐着臥着。

在他靜的惰性陡的被一個微細的聲響驚消了而回頭的時候，一個在姍姍地來臨的萃瑀，拭上了他的視神經。——萃瑀因早進了學校，所以她後來又增加了她的病，到現在方在全部的，病中病魔已有十之八九的權威已被康健遞補。所以她嬌嫩的面龐，仍沒減散她初次病後入校時的蒼瘦。叔良的病的消息她在無意中得到了，故而來加意的慰護；叔良的心靈，又被理智在重大的呵叱！

萃瑀越是用很多能使人歡喜的話來釋除他的苦悶，他良心在煩鬱徬徨之中也越深陷了！他覺得萃瑀的深情，的確不是智蝶和碧漪兩人所會有的；但智蝶兩人所有的，萃瑀也非全能的！

在她走出門後，叔良已有了把完全他有的情，愛，之漿，都去傾注在萃瑀的心中，把一縷縷的情絲，繞成一個美好的繭兒；這真是萃瑀的福音，同時也未始非叔良的福音；然而他倆是終究要有不幸去遇到的了！因為碧漪在叔良的肉體，智蝶的書信近觸了他的手指時，他又把他的已靠近萃瑀的心的心，不經意的移動了！碧漪的媚力，智蝶可愛，萃瑀的幸運就在這裏

火的沸熱的液汁塗成的炎日，在碧海般的空中旋轉，酷厲的燐爛，威逼得活潑飄飛的雲兒的臉，都駭成了蒼白，清爽的悠風，也被它燒得不敢在宇宙間浮蕩。這是愛神所佔領的世界了！

叔良很得意地在撕拆萃瑀，智蝶，碧漪，同時寄到的三封信。他的思想暗暗地在說：

『在這樣熾熾的時候，誰個蝶兒還能在花間踟躕婆婆？我呢，呀！祇有我了，却仍有在花叢中來往徘徊的可能！』

噯！他哭了！他痛了！他祇能哭了！他已被悲，哀，苦，

惋，來把他的全體淋注徧，他覺得他已從幸福歡樂中，跨進了黑暗之域，在萃瑀和碧漪兩人的信箋，啓展在他面前的時候。

……我在某一個人處，得悉了你在愛我後，你又增加了你智蝶和碧漪兩個愛人；這對於你是多麼可以讚美的事，但，對於我，……噯！我在這時綜觀我同你相見後的歷史，都似下降在下水面的瑩潔的紛紛飄舞的雪，一切都是虛假的！

「叔良這兩字，我沒有力量再在我口中筆底發現了。——我想用全力來克制我的悲痛，噯！我不能！祇好退藏在我羸怯的心中！我知道，我這方寸的心田，從此要發生駭

怖的危險了！這是誰的賜錫？是的，是我命運的給予？祇有羨慕和絕望，在我身內噬嚙，我覺得這或者是我的恥辱！你知道嗎！我在把哀痛目光在遙望你！我在記憶我的一切，但這記憶祇是陰鬱的，玄空啊！一切都玄空！我想不到我會遇到這樣可怕的事情的，你能否仍愛——不，我不須要了！我任憑苦痛哀悲來把我破碎吧！也不，我不願你使我悲痛，我要快活！你們也儘量去快活罷！……叔良，這消息，你定是很愿意去見到的，你靜靜地讀下去！是的，我很愛你，你使我十二分的愛你！現在，棟材我也覺得他可愛，我也愛他，所以我是已愛他了！

這不是件可以使你歡欣的事情嗎？不是我傲誇，你的女
友中有這樣一個思想舉動偉大的人！——你是不會反對的
！

來罷！我也愛你的！……

信被他都看完！他真像在疾馳着的車輪下拖出的傷了足的人一般，什麼是痛，什麼是哀，他全都漠然不知。一霎那後，他方始從他滯澀了的喉間，迸裂了號哭！號哭他的乖戾不幸！他把兩信仔細地閱讀比較着，他清晰了！覺悟了！瞭悟了！他明白他過去一切的錯誤不該！一個人同時接受到一個以上的女子的愛，固然是幸福的快樂的，但被兼愛者的痛苦，也

是不能用簡的數量或是什麼別的一切所可以來計算的！萃瑀，的確是他所給予了她現在的情狀！她現在是在哭？是在狂搥她的柔胸，忿撕她的秀髮？他不忍想了！不忍去想起萃瑀正在爲悲痛激起了的一切動作。他但願意仍去愛她，但她是拒絕了！再去愛碧漪嗎？不，這決不能的了，她是祇有使他像萃瑀般更多些痛苦！他不能使萃瑀再接受他的愛了！這是他的罪惡，什麼都不可赦救的罪惡！萃瑀的光明幸福，都被他葬送了！他恨着自己！

在無意間，在他手內層疊的紙中，一個豔色的信封，墮墜在地上，這是他錯亂的知覺所以忘了的智蝶的信。『噯！』他狂

叫，他恐慌，他不知這信又要使他更沉溺在何種狀態中！他戰慄着去開拆，手指已軟弱得不能由他支使了；很勉強地費去了十分的時間，方纔從裏面抽得了一張狹小的紙條，上面寥寥的幾字：

叔良，你是我甜蜜的生命，清澈的光明，一切的幸福，我始終的愛你，你也始終的愛我！

這幾個字，僅有這幾個字！給予叔良一切他所失掉了的；解決了叔良他所紛煩着的！他知道智蝶是尚未入於悲劇中，他祇有至死去愛着智蝶！他祇有至死不忘爲他而但能把軀殼生存着的萃瑀！

幸福，生活！

（完）

一切都在笑，在慶賀叔良退出了花叢而獲得了真的光明，

十一·七·一九二九·上午四時·

中 叢 花

82

405 4/4



名家創作長篇小說集

委娜斯叢書之一

—花叢中—

著作者 韋爾蘋

出版者 青春出版社

發行者 上海南方書店

1928, 0, 20, 六版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82

